

解體新書的翻譯與出版

演講人：酒井靜（東京順天堂大學醫史系教授）

翻譯人：張育泰（台北市立和平醫院醫師）

整理人：陳元朋（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）

日本人是在 1743 年在長崎第一次和西方人接觸。西洋醫學是在 1543 年由基督教的傳教士傳入日本。因為日本在 1612 年禁教，所以西洋醫學的傳入也告中斷。當時的江戶的幕府徹底地鎮壓各國基督教士，祇有荷蘭的傳教士得以與日本接觸。在 1638 年日本江戶幕府高官的侍御醫，開始有學習荷蘭醫學的。不過，當時由於是鎖國的狀態，因此祇能以翻譯的形態傳入日本。在加上荷蘭人被限制行動於初島，所以可接觸洋人的日本人，實際也很有限，西洋醫學並沒有廣泛傳播的空間。五十後，1685 年解放西洋書禁，西方醫學書成為可以購得的東西，自此以始，西方的解剖知識始傳入日本，日本人才發現西洋醫學的解剖認知，其實是頗不同於傳統漢一對於人身內部的理解內容。1754 年日本山協東洋撰著第一部人體解剖書，題名為《藏志》。是時，山協氏嘗對照西方解剖書籍，進行臨床的解剖工作。他發現，日本人的體內構造，其實與西洋人無異。他並且將親身所見，繪制成與傳統醫學的「五臟六腑圖」不同的「九藏圖」。

以上就是《解體新書》成書年代的知識界概況。事實上，在山協氏的解剖工作被許可之後，日本各地都出現了施行類似觀察的學者。（甚至還出現了反對的意見，例如當時稍後便有一本名為《非藏志》的著作問世）。

杉田玄白第一次接觸並翻譯《解體新書》，大概是在 1771 年之前，但該書的出版卻在 1774 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山田氏雖然有幸得見該書，但由於禁令之故，所以他一直渴望能有實地觀察解剖程序的機會。1771 年 3 月 4 日，杉田氏與他的同志淺野良澤得到了觀察的機會，並且深為所見震撼。自此以後，杉田氏便積極投入研究的工作。然而，當杉田玄白與淺野良澤開始翻譯該書時，卻發現語文上實有窒礙難行之處。不過，雖說在翻譯上吃盡苦頭，但杉田等人的選擇於今看來，倒確實可謂之幸運。

グルムス是在 1689 年在荷蘭的ブレヌロ出生，1719 年在德國得到醫學博士的

學位，嗣後任教於大學。1722年他撰著「簡明解剖表」，後來又對章節內容再加調整出版，這便是《解體新書》的第一版。該書省略許多枝節，適於初學醫者參考研讀。由於杉田氏等人並非熟諳蘭語之人，因此他們的翻譯辦法是先將自己所了解的タルムヌ的意思先行翻出，再從事細部的譯讀工作。

《解體新書》的日譯本，雖然有著不少翻譯上的問題，但這部書仍舊拓展了日本人的視野。它帶給當日日本知識界嶄新的身體觀，許多閱讀過該書的日本知識人，都深受感動，並意識到即將來臨的新時代。

《解體新書》在翻譯性質上，是屬於「翻譯」、「義譯」與「直譯」三種方法的混合體。當然，其水平與內容，多少與現今的認知有些許的出入。總的來說，「直譯」接近當代的「音譯」(klier與「機里爾」)，「翻譯」則較類於當代的意涵、但「義譯」則是針對涵義的內在而言(如 kraak been 與「軟骨」)，未必盡如原文的字面。不過，《解體新書》的翻譯語彙，一直到今日還有其深遠的影響，醫用語中的「神經」、「動脈」、「筋肉」都與其有淵源上的關係。

《解體新書》的影響當然不止於醫用語彙；事實上，隨著日文譯本的問世，更深刻的影響也在擴散中。例如，杉田玄白在1773年寫了部《狂醫之言》，藉著問對的形式，非難並質疑漢醫的合理性；當然，玄白欲藉狂醫之口宣揚的，還是他所接觸的西洋醫學(例如玄白對於《神農本草經》裡的上藥定義，便大加撻伐，認為其與現實脫節)。此外，杉田玄白在該書裡，還曾經採用設問的語氣(原文概為：如何得知西方醫學沒有與現實脫節之處呢?)，道出自己近習蘭醫的因緣：

我是一個生在醫者世家的子弟，我所接觸過的知識，也都是醫學方面的知識。

我認為，要醫治眾人，就必需得了解人；要了解人，就得借由解剖；否則，連人體構造都不了解，又如何醫人？」

杉田指出，荷蘭醫書所指，正與他在解剖刑屍過程裡所見的人體景況一致，絲毫沒有差別。總之，杉田認為東西方醫學在人體解剖上有很大的不同，而孰善孰惡則瞭然可明。

杉田氏還對中醫藥物源遠流長的歷史，提出批駁性的言論。他認為，中醫的藥學雖然是經歷時間考驗的實證性經驗，但卻缺乏確實可用的理論以為指引。所以，十書十說，人人都有他的看法，卻相互難以統一。他認為，荷蘭的醫學長在明確，一百個同症病人，用同一種治療辦法，便一百人都能痊癒；不像東方醫學，常常因

人而異，缺乏一定的準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早年反對漢方醫學的杉田玄白，在晚年卻由於己身對西方醫學限制的理解，轉而成為一位折衷派的醫家。晚近日本的情形也是略同的，日本的醫學也重新給予和漢醫學一定程度的重視。